

改造人类基因，世界将会怎样？

蓝 瞳

禾之 著



上海大学出版社



上海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蓝瞳 / 禾之著. — 上海 : 上海大学出版社,
2015.5

ISBN 978-7-5671-1542-2

I. ① 蓝… II. ① 禾… III. ①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294155 号

编辑 / 策划 钟 瑾
封面设计 杨 宇
技术编辑 金 鑫 章 斐

蓝 瞳

禾 之 著

上海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市上大路99号 邮政编码200444)

(<http://www.shangdapress.com> 发行热线021-66135112)

出版人: 郭纯生

*

上海华教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87 × 960 1/16 印张 19.25 字数 325 千字

2015年5月第1版 2015年5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671-1542-2/I · 268 定价: 29.00元

任何一个物种自其诞生之日起就有着寻求进化的本能，与此同时，自然也赋予了生命另一项本能——坚守。这就是我们，看似自相矛盾，却仍能蹒跚前行，迎来一代又一代的繁衍生息。

目录

爬上陆地的鱼	1
斯德科	15
沙美人	29
心愿	41
疤痕	52
娱乐时间	68
建仓	80
杰克的豌豆	92
异变	106
红印	115
拖鞋	133
喻玄	149
特需门诊	159
碎布	175
单据	188
醒梦	200
乱局	215
记忆	228
植株	239
千冢	252
利刃	263
再见	272
不是替身的 149 天	285

爬上陆地的鱼

我们的血应该是热的。赵梨骄这么想着，滑过血管的药剂却变得更加冰冷。她的意识已经迷迷糊糊，而大脑却清晰地感受着疼痛，循环系统把药物输送到身体的每个角落，冷意也随之蔓延。她讨厌这种感觉，就好像自己的血正一点一点地变凉，从血管到心脏，从身体到思维。

她觉得自己的视线都模糊起来，化石上那条鱼却愈发清晰。几亿年前第一条爬上陆地的鱼也该是怪物吧，但它无疑是自然的产物，所以才有了两栖动物。那我们会有未来吗？我，应该有未来吗？

这个问题让她变得焦躁，以至于疼痛过去后还浑身发冷。扯过一件大衣，她几乎是理智全失地冲出门，漫无目的地游荡起来。她的视线仍不清晰，却依旧能感受到四处投来的目光。

赵梨骄走到哪儿都是焦点，所以她并不在意，自顾自直直冲向模糊视界中的一对男女。她一巴掌打掉了男子手中的保温桶，并且歇斯底里地吼叫起来，“花几个小时熬汤，再骑那么老远的路送来，你是不是嫌时间太多了？！”

林宝不明白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但洒了一地的排骨汤和滴溜溜滚了老远的保温桶正提醒他，必须先安慰女友。可是，正当他搜肠刮肚编排台词的时候，洛凡欣却忽然地抛下一句“我们分手吧”，扭身骑车而去。

看热闹的人们四散开去，林宝却仍然傻在当场，好一会儿才反应过来，逃也似地跑回宿舍。一路上，人们看他的眼光好像他是一个怪物，让他浑身上下都嗖嗖地冒着凉气，得赶紧钻进被窝裹上三层棉被才行。

魏毅一开门就瞧见他这个怂样，幸灾乐祸地跑近床边。

“宝啊，今天学校里有两大八卦，你刚亲身经历了一个，另一个呢，你也脱不了干系。”林宝身子一抽，脖子一扭，不解地望着他。

“赵梨骄和成宁乐，分手了。”

“什么！”林宝瞬间掀开三层棉被，跳下床来，“他俩也分了？”

魏毅郑重地点点头，意味深长地回答：“他俩也分了。”

林宝心里冒出一丝几不可察的波动，可惜还没萌芽就被成宁乐重重的甩门声掐断了。林魏两人立马装出讨论功课的样子，同时偷偷地观察来人的脸色。旋即，他们在成宁乐的脸上发现了明显的抓痕，两人面面相觑——冷美人赵梨骄原来是座活火山？

“看什么看！”林宝赶紧低下头去，成宁乐却并不满意，一向笑脸迎人的他竟恶狠狠地瞪着林宝。魏毅正想着如何去平息这场林宝必输的男人之战，却猛听得接连几声爆炸，地面也开始摇晃起来。

“别别别，有话好好说。”魏毅以为成宁乐一时想不通，打算拉所有人陪葬，逃到门口才发现并非如此。他和林宝正愣愣地看着对面，而楼下的嘈杂声越滚越大，夹杂着几声尖厉的“着火啦”卷了上来。

成宁乐忽然冲了出去，林宝则盯着爆炸的地方，恍若梦游般喃喃自语：“天呐，那是赵梨骄的房间。”

最后一点火星熄灭的时候，晨曦已悄然而至。单薄的光影掺着些许绯红，落在已是废墟的水泥块上，显得特别萧索。租房子的学生早被疏散，楼底下被拦起了警戒线，留下的消防人员正勘察事故原因。

林宝依旧是愣愣地看着对面，看着消防人员用担架抬出堆炭末。成宁乐满身都是烧伤，却推开了救护人员，死死把住那担架不断嚎哭，听得周围人都纷纷叹息而去。那曾经是个鲜活而美丽的生命，如今却成了没有覆膜就随风而散的焦炭，任谁都不能接受这样的事实。

林宝跷了课痴痴地坐着，和楼下的另一尊雕塑成宁乐有一拼。警戒线外放着不少白色的菊花，都是同学们自发送来的。无论昔日有多少风言风语，一个人的突然离去总是让人唏嘘。林宝望着那黑漆漆的窗口，好像心上也被烧出了一个洞。

大家在近乎凝固的空气中僵硬地行动着，整个学校的氛围沉闷无比。消防队撤离后，仍不时有人到现成勘察。其中，除了警察，还有些穿着白大褂、戴口罩、提黑色密封箱的人进进出出，看得人一头雾水。

“烧死个人用不着这么多警察吧，到底怎么回事啊。我听说最近警察问了不少人，搞得肃肃杀杀的。”魏毅的嘴永远就没个停，他其实早就毕业了，在附近的大研究所工作。为了省钱想法搞了间寝室住，又为了赚钱找了个无业青年合租。

林宝讨厌他嬉皮笑脸的样子，依旧傻愣愣地坐着，不搭理他。

“你就是林宝。”一个黑衣女子忽然出现在身后，她苍白发青的面色在黑衣的包裹下显得更为惨人，配上面无表情的说话方式，让林宝脑中所有的灵异故事都活了起来。不等林宝用颤抖的嘴唇问你是谁，女子就用毫无起伏的声线说道：“我是苏芄警探，想找你了解些情况。”她也不看魏毅，但对方早就吓得魂飞魄散，很自觉地退避三舍。

“你还记得被赵梨骄拿花砸的事情吗？”林宝没想到她连这个都知道，结结巴巴地答道：“那，那都是很久以前的事了，现在想起来挺傻的。”

“你现在还喜欢她吗？”

林宝张大了嘴，却说不出话来。

苏芄并不意外林宝的哑口无言，只是自顾自地像机器一样继续发问：“那洛凡欣呢？”

“这是我们的私事，你操什么心？到底找我有什么事？”

“烧死赵梨骄的火灾并不是意外，所以不能放过任何细节。”

林宝的脑子在接收了这个消息后，再也塞不进其他东西了。他机械地回答着一连串问题，就像被催眠了一般。

“她平时有什么兴趣或者特长吗？”

“画画。”

“没有其他显著的才能，或者特别的习惯吗？”

“特别？”林宝此时就像个小木偶，“好像没有。”

“谢谢配合。”苏芄说完便走，同她来时一样悄无声息，只剩下蛇滑过脚踝般的不

适感。

魏毅等她走出老远才敢走过来，却换了一脸怪笑，惹得林宝本就发寒的胃抽搐得更厉害。

“那女警问你什么了？”林宝仍恍恍惚惚的，有气无力地回答：“问了好多。”

“问你小凡和赵梨骄的事了吧，”魏毅的怪笑更为明显，“你说你这人，看着不咋地，怎么找的女人都这么惊天动地啊？”

林宝不明白他的意思，只觉得有什么不对：“你说什么，小凡怎么了？”

魏毅看向朝着指指点点的人群，“我刚打听到，洛凡欣有犯罪嫌疑，被抓起来啦！”

“不可能！”林宝立马斩钉截铁地反驳，“小凡不可能杀人！”

魏毅却微微流露出几分不屑：“那还能有谁，这几天赵梨骄就向你女朋友发过脾气，你又追过她，动机就有了。”

“这算什么动机？”林宝火冒三丈，冲着魏毅吼起来，“谁会为了几句话杀人，何况我了解小凡。”

魏毅最讨厌别人否定他，被林宝这么一吼反倒来了劲：“这可不是我说的，是别人告的状。”他正打算好好说说这故事，林宝却已经冲了出去。

没跑两步，林宝就被一记拳头打倒在地上。刚想站起来，更猛烈的拳头接踵而至，林宝根本无法还手，只是胡乱地躲闪着，他感觉自己快要粉碎性骨折了。

魏毅见成宁乐那副狼样吓得只敢在旁看着，眼见着林宝浑身是血才回过神来，便扯开嗓子喊救命。周围的男生几乎全出动了才把成宁乐拉开，谁知他不得已松开了林宝之后，竟一屁股坐在地上哇哇大哭起来，口中还断断续续地叫着赵梨骄的名字，让原本一肚子火的林宝无从下手。

林宝伤得不轻，被送进了医院。

他能理解成宁乐的理智全失，但不相信洛凡欣与此有关。那场火灾真的是人为吗？林宝十分懊恼，他怎么就没想到联系小凡呢。这些胡思乱想让他忽略了包扎的痛感。

突然，隔间的帘子唰地被拉开了。一个穿着防护服的医生喝道：“怀疑是传染病怎么不隔离？快把这儿封锁起来，人都送去12楼。”

传染病？林宝一听见这三个字立马抗议道：“我只是被打伤了，不是什么传染病。”可医生和护士却不理他，手上麻利地干着活。看着他们的表情，隔壁病人也紧张起来，赶紧分辩说自己只是在街上晕倒了，有低血糖，不是什么传染病。

穿防护服的医生走过去，递给他一张化验单。“我叫秦期，是神经外科的医生。您的血糖正常，但其他指标出了问题。像您这样的血象全城已经出现好几例了，都伴有脑部病变。我们正在会诊，相信很快就会搞清楚病因。离开这里对您和他人都不安全，您也不希望传染家人吧。”

那“低血糖”顿时不说话了，恹恹地接过化验单。一旁的林宝也开始恐慌起来，挣扎着就要往外走。秦期飞快地挡住了他的去路：“林先生，这个病的传播速度是您无法想象的，医院才是最保险的地方，我们这就给您做全面的体检和隔离，确定没问题了您也好放心，是不是？”

“不，我要离开这里。”林宝非常坚决。

林宝当然没能离开医院，而洛凡欣也被困在了审讯室里。

此时已是半夜，苏芜坐在她的对面。“有人看到你当晚从赵梨骄房里出来，而你离开后就再没有人见过赵梨骄。微波炉上有你的指纹，别想抵赖。”说完，苏芜打开一个纸包，露出一堆焦黑的碎片，“你猜猜，这是什么？”

洛凡欣全身颤抖，却并不答话。苏芜也不在意，一边把那些焦黑的碎片抓起来往洛凡欣的眼皮底下送，一边自顾自地说：“那场火可邪门儿了，把个好端端的美人烧得只剩下焦炭了。”洛凡欣惊恐地死命扭开头，无奈却被椅子束缚着，动弹不得。几番挣扎之后，她终于如同决堤般大哭起来。

苏芜注视着对方的反应，嘴角流露出一丝难以察觉的笑意。忽然，她撤回手肘，把碎片往桌上一扔。碎片撞击桌面，发出轻微声响，洛凡欣的心却像是被榔头狠狠地砸了一下，眼泪怎么也停不下来。

苏芜乘胜追击：“已经有足够的证据表明火灾是人为纵火，起火原因就是那个莫名其妙跑到床边的微波炉，我们从这些碎片上提取到了你的指纹。”

这不是赵梨骄的遗骸？洛凡欣的情绪稍稍平复了一点点，开始把目光移到这堆黑炭上，却仍止不住抽泣。苏芜无动于衷地坐在一旁，她并不打算对洛凡欣透露更多

的细节。

显然，纵火者事前进行过十分精密的计算，确保火舌能吞没赵梨骄，把她烧得个荡然无存。所以，警察只找到家具物什的残骸，无法得知究竟是谁，有什么样的深仇大恨，要将一个涉世未深的少女烧死。但这些都不是苏芜想问的问题，她感兴趣的另有其事。

“那晚，有人听到了你们的对话，要不要我提醒你？”

洛凡欣闻言止住了哭泣。

“对外公布的情况，是怀疑你失手误杀后纵火毁尸，但实际上你很清楚，用这种方式来处理尸体只有一个原因，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你们不得不把很多事都伪装成巧合。”

“我不懂你在说什么，”洛凡欣忽然激动起来，“我没有去找过她，我根本不认识她，烧毁的东西上怎么可能有指纹，是你们处心积虑陷害我，所有证据都是你们编出来的。”

苏芜似笑非笑地看着她，“我奉劝你还是别抱无谓的幻想了。我们早就查过了，你们的个人资料全部都是伪造的，你和赵梨骄其实都是‘斯德科’。”

听到“斯德科”三个字，洛凡欣顿时无言以对，像一朵失去了水分的花萎缩在椅子上。苏芜的阴影笼罩着她，仿佛隔绝了一切光源。

“还是你自己说出来吧，不然，”苏芜故意停顿了一下，“你会后悔的。”

洛凡欣的身体又是一颤，小巧的白牙像是要把嘴唇咬穿，但她就这么坐着，无论苏芜说些什么。

同一时间，洛凡欣脚下三层的另一间屋里，也有个人在接受问讯。

他喝了点酒，从迪厅出来买烟，一进便利店就迎上一顿劈头盖脸的臭骂：“你要死啦，大半夜搞成这个样子出来乱跑，一身的荧光颜料，我还以为撞鬼了呐！”他只是想买包烟，却莫名其妙挨了骂，自然不会有什么好话：“你才人不人鬼不鬼，我碍着你什么啦，你到底做不做生意？”

一言不合，双方就推搡起来。他年轻，力气大，店员被他一推，撞到了旁边的货架，于是顺势跌坐在地上大声嚷嚷起来，“打人啦、打人啦”，最后闹到了警局。

“你身上这都什么呀，先擦擦。”警员不耐烦地呵斥这个满身酒气的年轻人。

小伙子疑惑地看向自己的胸腹、手臂，这才发现皮肤上一闪一闪的。“我没在身上涂什么啊，就胳膊上有个文身，怎么会这样？这都哪儿来的啊？”他一边说，一边打着呵

欠，昏昏欲睡的样子。

一旁的警员颇为无奈，“大概又是什么时髦玩意儿，拿点水给他擦擦吧，我看他有点醉了。”另一位警员“咦”了一声，“老王，你看他脸上也有，可是我记得带他上车的时候他脸上没有这发光的东西啊？”

老王看着这位新来的小警员，心里笑道，就这点出息还来当警察，嘴上却说：“哪儿蹭的吧，擦擦就好了，赶紧做笔录吧。”没成想，又有个警员跟着起哄，“怎么他身上的颜色好像越来越多了，眼睛也有点……”

老王把笔一摔，“你俩干什么呢，主持‘午夜怪谈’啊？得，把灯关了看看清楚，让他全擦了，省得你们一个个疑神疑鬼的。”小警员像是犯了错一般走去关灯，心里也在自我安慰，大概是混着灯光没看清楚。

灯关了，房间一黑，只见那年轻人的身上左一道、右一道地爬着荧光斑痕，有些地方还有瘀青一类的块状痕迹。最奇怪的是，所有的痕迹都泛着蓝绿色的荧光，虽然细小，但却很密集，几乎每块皮肤上都有，看着十分骇人，甚至连脸颊上也闪着蓝光。

一切都太诡异了！灯亮着的时候，他们看得很清楚，这个年轻人身上并没有任何伤。现在，这些痕迹就像是身体内部浮出来的，如同毫无规则的伤口和暴露出来的血管。远看就像一幅拙劣的解剖图，有种说不出的恐怖。

老王也有些惊讶，这年轻人上车时脸上绝对没有这么大块的颜料，身上也没有这种花纹，只是闪着零星几点荧光，现在上臂的文身整体发亮，这些恐怖的荧光斑痕显然不可能是新画上去的。

多年的经验告诉他，这年轻人搞不好是个受害者。他走过去，轻轻拍了拍年轻人的脸，“小伙子，醒醒，告诉我，你有没有吃过什么东西，或者被人打过？”

年轻人已经坐在凳子上睡着了，被他一拍，勉强抬起头来，睁开眼毫无焦距地看着他。老王一把推开年轻人，往后趔趄了好几步，连人带椅子翻倒在地。可是，没人去扶他。一屋子的警员都看见了，那年轻人的眼睛像猫一样，在夜晚闪着幽幽的蓝光。

“老、老王，咱不是碰上黄皮子了吧？”小警员哆哆嗦嗦地问。老王一咬牙，“快，给局里和医院打电话，咱管不了这火星事了！”

林宝被强制转往鄰城医院12楼，任何抗拒都是徒劳的。这已经不是他个人和医院的事了，而是关系到整个鄰城的安全。

12楼是隔离区，为应付大规模的流行病而设立了不少床位。每个病人都可以拥有一个独立的小隔间，都是透明的玻璃，医生可以很好地观察到病人的情况，病人们也可以瞧见彼此。

林宝周围的十几张床都安置了病人。

化验结果显示，这些人都是蛋白质、DNA无法合成，同型半胱氨酸的含量几乎测不出。而且，大多数人食欲减退，体重没有增加，还伴有肾脏肿大和肝脏铁堆积之类的症状。

一开始，医生还以为是散发病例，等到市内好几家医院都收治了此类病人却又查不出病因时，才觉得蹊跷，于是将病人都转到了鄰城医院。经过详细的检查后，鄰城医院又在这些病人的脑部发现了异常的阴影，这才叫来了秦期。

原因不明，又没有先例可循，自然也就没有有效的治疗方法，只能依个人情况先稳住病情。无论是病人还是医生，都在与时间赛跑，争取生存的可能。

秦期告诉林宝，隔离间内很安全，绝不会交叉感染。但林宝看着周围那一个个面容枯槁、神情呆滞的患者，还是觉得心里发毛，几次想砸碎玻璃逃走，结果被秦期一句话吓老实了，他说：“你最好不要乱动，周围都是传染病患者，开错门被传染了就完了。”

折腾了一天的林宝已是疲惫至极，但身上的伤痛和心里的担忧让他无法入睡，躺在床上翻来覆去。

人在这种环境下会变得特别敏感。尽管隔着玻璃，林宝还是听见了隔壁传来的呻吟。那是一种很奇怪的声音，不像是声带发出来的，倒像是喉部肌肉在努力地伸缩，还时不时夹杂着急促的呼吸，听上去就像是气球漏气时发出的嘶嘶声。

静谧的夜里，这种声音显得特别瘆人。林宝感觉心脏上有几千只蚂蚁在爬，甚至怀疑自己的呼吸也变成了这样。他猛地拿被子包住脑袋，整个人跟着缩进了被子里，可那些细碎的声音还是不断地钻入他耳中，搅得他坐卧不宁。

咔嗒，咔嗒。

忽然传来几声特别干脆的响动，林宝不知是被闷坏了还是好奇，悄悄掀起被子一角，偷偷四下张望起来。

隔壁床的病人背对林宝蜷缩着，被子却滑到了地上，在微弱的走廊灯光下，能窥见

他那几乎就要撑破皮肤的骨骼，正随着呼吸的频率一起一伏。

咔嗒，咔嗒。又是短短的两声。突然，那病人的身体开始抽搐，进而不可思议地扭曲起来，渐渐地，他没了声响，只剩下咔嗒声和一具骨架。

林宝呆呆地目睹了这一切。

等四周再度一片寂静时，他开始喉头发紧，身上每一个毛孔都挺立着，希望能攫取到更多的氧气。但这一切都徒劳无功，他不仅无法呼吸，甚至无法动弹，仿佛有一层无形的罩子已经扣住了他，要让他耗尽氧气窒息而死。

“大夫！大夫！来人啊！来……”

他拼尽全力想爬起来，却一骨碌跌下床去。这一跌，林宝意外地恢复了活动功能，终于喊出了一句话。

此时，鄰城医院10楼，满身发光的小伙谭星正在接受检查。所有相关科室的专家都被紧急召来，挤在一堆仪器旁讨论病情。因为荧光色扩散得很快，担心是传染疾病的医生们都套上了防护服。

奇怪的是，谭星除了在灯光下看上去有点诡异外，并没有什么其他症状，他自己也没有觉得不舒服。倒是照过镜子后，谭星几乎吓疯了，捉住医生、护士和警察的衣服赌咒发誓绝对不是自己弄的。拼命回忆自己今天一天的活动，吃了什么，做了什么，见过什么人，路过哪里，甚至看到什么听到什么……可是，也没发现哪里不正常。

眼看着谭星焦虑狂躁起来，会诊却还没结论。院长只得发话：“为保险起见还是先送去12楼吧。”谭星哭丧着脸，被一群人带上了12楼。才刚踏进病区，就听见有人发了疯似的嚷嚷：“不行，我不能待在这，你快给我检查，把我排除了让我走。”

他好奇地走近那个小隔间探头向里面张望，身上的荧光虽不够亮，却能把近处的事物都照清楚。床上那副弯曲的骨架，好像埃及考古发掘现场的一具木乃伊，此刻被他身上的黄绿冷光衬得更加恐怖阴森，而且一双布满血丝的眼睛正瞪着他。

“哇——”谭星触电似地跳开，后退的身体撞上了背后的特制玻璃。更让他毛骨悚然的是，他忽然意识到刚才那一声不是他自己喊出来的。难道是那“木乃伊”？谭星下盘一虚，顺着玻璃滑到了地上，一时间竟站不起来了。

“这什么地方？”

林宝刚想这么问，谭星已经替他说了。本来他只是受了点外伤，现在精神攻击却远大于物理攻击。有一刻他甚至有些恍惚，兴许当时被成宁乐打死了也比在这儿被活活吓死好。他不知道，半夜不睡觉是如此罪大恶极，不仅能瞧见荧光血管跳舞，还能撞见一个快咽气的病人自己把自己扭成了“异形”。

枯骨，鬼火，林宝正怀疑自己待的地方是不是鬼门关，室内的灯终于亮了。一些神志清醒的病人也被吵得爬了起来，惊异地看着林宝和谭星这边。林宝口中念念有词，听不清念得哪门子的经。就在惊魂未定的谭星勉强扶着玻璃墙爬起身的时候，林宝瞧见他身后那病人一个劲地往外缩。

“大家放心，我们这里的隔离措施非常到位，专家们正在会诊，一定会治好大家的。这位新来的病友跟你们情况不一样，只是晚上会发点光，可能是内分泌方面的问题，大家都休息吧，有什么事明天再说。”医生安顿完谭星就走了。

可是这样一来，隔离区除了爬不起来的都没了睡意，几乎每个人都把自己的床头灯调到最亮。只有林宝右手边的那个房间一片黑暗，而他左手边正是刚入住的谭星，被夹在中间的林宝只觉得血压飙升，冷汗淋漓，简直没法过了。

初来乍到的谭星，千方百计地想跟林宝搭话。但他不知道自己刚才贴着玻璃傻笑的样子有多惨人，林宝每看他一眼就感觉脖子上勒了根钢丝。

“哥们儿，行行好，别烦我了好吗，我神经脆弱受不了刺激。”林宝向谭星抗议道。

谭星一愣，若有所思地“哦”了一声：“原来神经病也会传染。”林宝又好气又好笑，一洗刚才的恐惧，索性不睡了。

“我是跟人打架受了伤，跟那些人完全不是一回事。”林宝说起了自己到医院后的遭遇。谭星正愁找不着说话的人呢，一听这话，立马一拍大腿，“我也是莫名其妙被送来的，前一秒我还在蹦迪呢，只不过出来买包烟，就变成这副模样了。”

两人你一言我一语聊得起劲。谭星的样子已不似刚进来时恐怖，其实只要开着灯，他看起来跟林宝没什么两样，怎么也比背后那副骷髅强。其他病人一开始只是默默地听着，渐渐地也加入进来，诉说起了自己的遭遇。

大概是在这儿待得太久了，每个人都滔滔不绝。林宝也由此得知了不少关于这怪病的信息。这种被称作“拧缩症”的疾病十分邪门，患者们不但发病时间不同，症状也大相径庭，但有三点是一样的：血象异常、脑部阴影以及最终的结局。目前，这种临床体

征只能用“未知病毒破坏了血液中的物质”来解释，却尚未找到有效的控制方法。病人们诉说着各自的遭遇，仿佛心上也轻松了很多。

正当他们聊得起劲，灯光忽然全暗了，只剩谭星身上散发出的幽蓝光芒。所有人都安静下来，长时间的压抑气氛已经让他们成了惊弓之鸟，不敢轻举妄动。

谭星以为是医院的熄灯时间到了，没在意。

林宝留意到了一些细碎的动静，还有不知哪里传来的轻微的咯吱声。借着谭星身上的光亮，林宝看清了，水泥墙上竟悉悉索索掉下些沙来，有什么东西正穿墙而过。

沙土越来越多，不时有一些小块的水泥掉下来。其他人也听到了响动，循声望去，只见墙壁底部一下多出了好几条明显的大裂缝。莫名的恐惧爬上了每个人的心头。

突，一根细钢丝冒出头来。它没有直愣愣地杵在那儿，而是灵活地拐了个弯，就像正在找寻猎物的毒蛇，欢快地扭动着。谭星的眼珠子瞪得更大了，定定地望着这个不速之客。

水泥掉落的声音越来越大，连对面的病人也站到玻璃前来看个究竟，他们脸色紧张，仿佛已预感到这些凌厉的钢丝将要做出可怕之事。果然，墙中又有钢丝贯穿而出，在空中画出漂亮的弧形，如一朵恣意盛开的花，诡笑着向屋里探来。

一大块水泥被铁丝顶着脱离了墙壁，却没掉到地上，而是任由铁丝箍着，摇摇晃晃地向前伸展。月光穿过墙壁上的洞涌了进来，照见狂花般盛开的铁丝团。林宝这才看清，这些铁丝粗细不一，但都带着尖刺，即使刚刚穿过半米厚的水泥墙也没有丝毫折损。

铁丝把那块水泥墙壁轻轻地放在地上，然后匍匐在一旁，好似谦卑的仆人。林宝刚想凑过去看个究竟，突然，那些铁丝像是发了狂一样，一下把半米厚的水泥墙揉得粉碎，并且在脱离了水泥的束缚后，呼啸着向里扑去，瞬间撞碎了所有的玻璃墙。

众人还没来得及惊呼，一团黑影就从墙洞落进了进来，然后分裂成两个人。一个是戴着巨大口罩的黄发人，那颜色近似铁锈，硌得人心里慌。跟在他后面的人皮肤铁灰，对于扎在他身上的锋利铁丝竟毫不在意，也不见任何血迹。

别看林宝平时不锻炼，逃起命来两条腿倒挺争气，居然已经跑到了走廊尽头，可是命运跟他开了个玩笑——出口已被厚厚的钢板堵死了。

对于全身发亮的人来说，躲到哪里都没用。黄发人一眼就找着了谭星，甩出铁丝捆住他，拖了就走，“哈哈，在这呢。”

这下林宝看清了，所有的铁丝都是从这个黄发男人身上长出来的。

灰脸男见状抱怨起来，“叫你别把水泥块捏碎，待会还得安回去的。还有，”他指着一片狼藉的病区，“你觉得这看上去像意外吗？”

黄发人撇撇嘴，“那么多钢丝，我哪控制得了？一会儿再想法子吧。”

灰脸不再说话，拎起手边一人挥拳就打，裸露出的皮肤俱是灰黑色。

“重物撞击致死，这个理由好。”黄发瞥了一眼，冷笑着用铁丝拆东西。病床、仪器、氧气瓶都被黄发掰成了能用手拿的大小，然后碰一下谭星露在铁丝外的手臂，再随意散在有血的地方。

病人们没命地奔逃躲藏，慌忙中带倒了室内的各种器物，或者彼此撞在一起。铁丝裹起重物，如投弹一般准确地砸向四散的病人。

灰脸一手抓着谭星，一手拿针筒扎进了他的手臂。谭星的脑袋耷拉着，目光呆滞，仿佛魂魄已随着被抽出的血液离他而去。

“就这心理素质？帮不了什么忙，”刚杀完人的黄发看了眼谭星，“他这功能太废了，还不如费异，有必要花这么大气力带回去吗？杀掉算了。”

“有没有用不是你说了算，得听主脑的。”灰脸又换了个针筒，把里面的药剂注入谭星体内。撤出针头后他手一松，谭星整个人就瘫在了地上，眼睛还睁着，人却僵直了。

黄发把唯一无刺的铁丝收回，舒展四肢伸了个懒腰，“弄不开叉的太费力了，咱们还是快把洞补上走吧。”

林宝猫在角落里，屏着呼吸，心里暗自向上帝佛祖祈祷让他们赶紧走。现在估计只剩下他这个活口了，万一能侥幸……

“少了一个。”灰脸的声音击碎了林宝的幻想。他一慌，不小心碰到了身旁的什么物件。这声响立刻被灰脸捕捉到了，他望向走廊尽头。黄发则开了手电，一脸兴奋地向林宝的藏身处走去。“这个隔离区已经被咱们完全封锁了，谁也别想逃出去，外面的人也是一时半会儿进不来。除非，”他咧地舒展开所有铁丝，“他和我们一样是‘斯德科’。”

在手电筒的光照下，铁丝争先恐后地向林宝刺来，他挣扎着举起床板之类的东西左右腾挪。可是，铁丝就跟长了眼一样，有空就钻，转眼就到了林宝眼前。

绝望的林宝奋力扔出床板，希望能压住那些该死的铁丝。这是他最后的希望了。然而，分量不轻的床板被纤细的铁丝轻轻一勒就变了形，扭曲成一堆破铜烂铁摔在地